

南坡文集

共四

~ 16  
2434  
3





和  
2434  
卷4-3



南坡相國文集卷之五



箋

皇帝登極賀箋 天啓

新登寶位咸仰如日之昇誕告多方欽承自天之命含  
生胥悅食土均歡恭惟事大盡誠為國以禮二聖繼陟  
痛龍髯之莫攀大明重輝欣鳳綸之眷降茲膺寵典益  
迓鴻休伏念臣猥以庸資叨逢盛際迹滯榆塞維阻鸞  
鷺之班心拱楓宸倍彈岡陵之祝

誕日箋文

電統北斗載回生聖之期壽齊南山誕膺無疆之福歡



均動植喜溢寰區恭惟睿智足臨剛健首出豐功偉烈  
卓冠百王盛德深仁覃被萬姓茲值虹流之日益遶川  
至之休伏念臣開塞分憂犬馬應主驅馳原隰悵夏陪  
於賀班瞻望雲天益自殫於高祝

辨誣賀箋 天啓元年

橫遭口語痛誣枉之莫伸特降恩綸幸昭雪之斯快慶  
開宗社喜溢寰區恭惟睿智足臨剛健首出至誠事大  
一心可質於神明溫詔釋疑三韓得免於禽獸茲致流  
言之自息益見邦運之維新伏念臣猥以庸資叨受重  
寄滯迹揄塞縱阻鷓鴣之班引領楓宸倍彈岡陵之祝

賀箋

天啓元年五月

哀陣歿之赤子若恫乃身發帑藏之白金克荷聖澤歡均  
動植喜溢寰區恭惟竭誠朝宗殫心拱戴助天威而征討  
義聲遠播於華夷愍師旅之喪亡皇眷特軫於孤寡茲蒙  
綸綍之懇惻詎受錫賚之便蕃伏念臣職忝藩宣才慙鎖  
鑰滯跡揄塞縱阻燕賀之班引領楓宸敢效虎拜之禮

書狀

黃海監司時書狀 丙午

各站形止詳加量度則自安城距葱秀山僅十餘里自  
興義距吾助川總數里許而葱秀山吾助川則皆以遊



南洋集卷五  
觀處所壬寅年 天使設置回還時不入安城興義而  
葱秀山吾助川中火為白有去等不入之站亦皆排設  
則虛費不貲叱分不喻歧如排設之際彼此不為專一  
臨時多有顛倒之患自前群議皆以為安城乙移設於  
葱秀山興義乙移設於吾助川安城興義不為排設則  
似為便當亦可為永久之利是如為白良置事係站路  
沿革有難輕議是白在果自中和距黃州不滿五十里  
而其間有貯福院自黃州距鳳山亦不過五十里而其  
間有沙里院壬寅年 天使往還皆不入為白有昆此  
兩站因前排設為白乎喻令該曹惡速定奪指揮為白

只為

黃海監司時書狀 丙午

安城興義移設事及貯福院沙里院排設與否臣曾已  
啓稟矣即接近接都監回 啓關則有曰移設之後果  
能行之永久而無弊為白乎喻自本道叅商事勢難易  
採訪民情便否急速更稟施行為白乎矣貯福院則既  
已重建館宇今若不為排設則恐其舊規有異沙里院  
則只有空基而未建館宇不必排設事洵是白置有亦  
臣與各官守令等較量利害兼採民情及覆商議則吾  
助川地勢卑下如遇雨水則川流漲溢遊觀之處盡為



沉沒者就稍高水災所不及處排設館宇則有妨於遊  
觀不淨已又設帳幕於川邊如是則兩處排設之弊與  
興義無異莫如仍前兩存是如為白齊安城則移設於  
慈秀山似為便當而慈秀山地勢狹窄土地瘠薄館宇守  
直之人勢難堪居是如為白去等日後還設舊基難保其  
必無如此則乍移乍撤反為民弊是如守令民人等一據說稱  
為白知乎節遠接使柳根下去時臣面議則遠接使之意亦然故  
興義安城仍前排設吾助慈秀只設帳幕為白字旅沙里院貯  
福院段因遠接使分付撤罷為白卧亭事是良尔云々

黃海監司時辭狀丙午

臣猥以無狀濫蒙 天恩拔臣於州府置臣於方面遷  
喬之幸人所共榮臣感激兢惶思欲竭誠供職以效涓  
埃之報矣臣於前月初跟隨 詔使行到鳳山猝得脇  
痛右邊胸脇之間如以刃物刺之痛楚之苦萬不能堪  
而事勢狼狽扶曳隨行 詔使上京之後服藥調治而  
疝勢彌留往來無常少或失攝則輒復刺痛矣 詔使  
回還時累日驅馳勞熱大作飲冷不已仍致加傷前疝  
重發氣逆痛作之時不通呼吸不省人事加之以脾胃  
大敗飲食專廢元氣蕭然常卧少起臣之病勢必非偶  
然之疝旬朔之間決難差愈承宣重任不可一日癘曠



臣矣職速 賜通免以便公私為白只為

慶尚監司時書狀 乙卯

文武之於 國家如車之有輔不可偏廢本道自來貴  
文賤武業儒之人則自以為高業武之人則人皆賤之  
雖在親戚之中視武夫如庶孽此固本道流來弊風而到  
今益甚臣世歷列邑審察事情書院書堂處之有之我  
冠澗袖揆舟高談者其蔑不億而操弓之人則絕無而  
僅有此分不為舉皆庸劣殘拙容貌有同寒乞之人至  
如出身之輩亦皆癯羸疲病愁怨之形發於面目蓋自  
亂難以後舟師射夫皆以出身抄送貧寒出身自備糧

料每年赴防浮寄孤懸於海島之中瘴霧之所侵飢渴  
之所傷疾病乘之皆以舟師為死地如有衆所共  
知病故則徵木二疋使之雇立亂後出身雖曰微賤乃  
是正科出身則徵布疋事辭極為未安而誠以各船  
射夫自有定數不可減縮故也加以抄送北道殆無  
虛歲不顧生業遠戍絕域田疇拋荒妻子飢餓甚為怨  
讟曷有極哉至於東伍將官積年操鍊勤苦備至而擢  
無陞遷褒賞之路小有不動則及有居下罰防之規今  
其言曰吾輩之所以登第者欲其通仕路免苦役而畏  
糧赴番與軍卒無異至於年老而不能老除則及不如



軍卒是如恐咨之狀有難形言本道之人厭棄武藝同  
無足恠而武夫之鮮少案由於此試以科舉一事言之  
則安東一邑監試都目之數多至五六百名而武科舉  
子僅至十餘名以此觀之則業武之人日消月削終至  
於無一人而後已豈非大可寒心哉本道以與賊對壘  
之地武夫之怨苦如此武士之鮮少如此既有緩急則  
先登擊賊非所敢望而意外之患亦甚可慮臣竊念本  
道舟師之設非為本道也乃是 國家成敗安危所係  
是白去等三道之民所當均勞共戚而兩湖出身則安  
在其家獨本道出身年之赴防勞逸懸殊比今不喻統

制使既無三道則統營所管舟師射夫尤不可專責於  
此道自今以後右道戰船射夫則以全羅忠清兩道出  
身新送抄送左道戰船射夫則本道出身輪回洵年抄  
送使之番休束伍將官考其勤慢年久擢鎮連次居上  
之人別為遷轉以為激勸之地宜當舟師一事乃是他  
道所無之後而本道軍士每年抄送于北道非但軍情  
怨苦裝束起送之際害及齊民亦甚不貲今後北道添  
防軍勿為抄送事并令備邊司各別參商處置為白只為

慶尚監司時書狀 乙卯

臣巡到統營聚會右道戰船於閑山島前詳與統制使



成佑吉眼同水操則舟師之事齟齬無形有同兒戲我  
國禦倭之策莫如舟師而委靡廢墜至於如此豈非大  
可寒心哉若曰海防十年民力漸盡已到十分地頭而  
與賊羈縻無朝夕可虞云則姑為停罷以休民力可也  
若曰伊賊變詐難信而自馬島至金山帆風可一日而  
至再肆搶掠難保其必無云則舟師一事所當看實為  
之而今則不然徒有舟師之名而無其實臣竊悶焉其  
中踈虞之事不一其端而撮其大者言之則有十弊一  
曰船隻減少二曰形勢孤弱三曰格軍不足四曰射夫  
鮮少五曰操鍊不熟六曰砲手怨苦七曰侵漁軍卒八

曰老弱無用九曰器械未脩十曰募軍無實何謂船隻  
減少蓋舟艦不能自行必有格軍然後乃可運用而一  
自減軍之後船隻之數隨以減削厥後雖有加造之舡  
而格軍無克定之路掛置江岸將為無用之物者凡二  
隻一則巡營加造船一則西生浦加造船也二隻格軍  
尚患難得况望其多數加造以為蔽遮一隅之計耶以  
如許些少之船橫列大洋者如蒼海之一粟不可以  
此恃以為重極為可慮上項兩船格軍雖未能盡給而  
安東步兵若干名除上番屬于舟師則可以推移充給  
也何謂形勢孤弱左道戰舡十隻風和時則留泊於金



山浦矣金山一帶自前為伊賊往來之路乃是受敵第一門庭地形太露無藏船隱伏之處賊船若過水首則我國之舡未及舉碇而賊已至矣十隻之舡形單勢弱難以抵敵而右道戰船遠在數百里之外有如遠水不能救近火邊上物情皆以為金山留泊之船移置於多大浦或以西生浦戰船及右道戰舡十餘隻添防于金山使軍容稍壯而又令左水使移營于金山允合事宜而移營之議其來已久迄未定奪則查未議臣不敢建請於今日而邊頭形勢則不得不達也何謂格軍不足凡一船之格必准九十餘名然後可無不足之患而

今則只給八十名碇舵手繚手沙工舞上等皆於此數內除出雇立故格軍之數尤為不敷如遇風波則必不能制船誠非細慮而專未充給之船亦多不足之患則有難盡陳矣何謂射夫鮮少各船射夫皆以出身軍功新選定別甲等抄送而元數不多一船所定之軍僅至十五名矣十五名之軍分別於左右疎略太甚設令此軍皆是一當百之人尚患不足况瘡痍疲病之人內懷愁怨之心者乎臣之前日狀啓中右道舟師射夫請以兩湖武士添補分防者非但欲優其射夫之數也目見武夫怨苦之狀有此馳啓也何謂操鍊不熟舟師水



操只於春秋為之而常時則不為合操故操鍊之事極  
為生疎凡學習之事不為作撤毋或間斷然後可見成  
效而一年兩度之外廢而不習其不能閑習勢固然矣  
各官戰船則信地待變且無恒定格軍常時操鍊勢所  
難節而各浦戰船常上下海待變且有元定格軍操鍊  
防備之外所為何事自今以後風和時則每朔一合操  
考其將官勤慢嚴明賞罰以責成效事臣移文統制使  
矣朝廷亦為另加申飭宜當何謂砲手怨苦在前裕  
軍及砲手射夫等皆給官糧矣近年以來該曹不許題  
給戶保俱立之軍不得取糧於奉足出身等亦自備糧

料每年赴防其為怨苦固其所也至於砲手則皆是各  
浦士兵而不給口糧長立舟師怨苦徹天有不忍聞當  
此國計蕩竭之時格軍射夫則雖未能給料而砲手  
料則不可不給今以沿海各官稅米量數除出支給宜  
當何謂侵漁軍卒本道各浦非如他道各浦之比一自  
舟師設立之後各浦邊將等官給料不許一毫侵徵  
於軍卒事嚴立事目而各衙門求請兵水營卜定之物  
連絡不絕邊將無應辦之路分徵於人番格軍非不知  
邊將無出處而卜定多端是教之使盜也邊將之賞緣  
徵歛職由於此臣聽得有一邊將徵布於格軍至於百



餘匹之多不勝駭愕捉囚其兵房軍官次知鎮撫一查  
覈則皆是水使卜定掩心甲冑等價各衙求請 天使  
時雜物等價也以此論之則侵徵之弊非獨邊將之罪  
乃水使之罪也非水使之罪也乃是各衙門求請之所  
致彼海上苦戍之卒科外侵徵至於如此豈不寬甚乎  
今後各衙門及赴京使臣求請 天使時雜物勿為分  
定於各浦事捧承 傳施行宜當何謂老弱無用在前  
分軍時丁壯則簽為格軍老弱則收捧價布使之雇立  
矣今則勿論老弱並為充格而各官急於充定關軍年  
弱幼稚之兒盡為定後故或有十歲之兒亦隸軍籍者

臣巡到各浦點閱格軍數凡兒童亦在其中臣憐其稚  
少而從軍使之納布雇立則渠等答稱少失父母又無  
同產傭丐於族隣四匹價布從何覓得云云情理可矜  
勒令納布則勢將侵及隣族若許自立則不堪櫓役格  
軍之數漸至欠縮極為難處臣之妄意尤甚稚弱者則  
價布半減捧上添以各司婢子身貢分給土兵使之雇  
立則陸地十人不如海上一人也今後沿邊數三邑各  
司婢子身貢全屬舟師宜當何謂器械未備各船此少  
鳥銃火藥外其他各樣火器多有未備至於射夫無一  
人着甲賊若放砲則我國之人不敢接足於船上臣之



愚意道內各官月課弓箭火藥限年蠲除以鉄甲代納而殘邑則兩官并定造作逐年措備則各船射夫雖未能一時盡着然必不至於全無片甲也何謂募軍無實舟師格軍出處極難不得已各鎮召募將處戰船逢授諸處流離烏合之卒緩急難恃加以散在各處或居數息程或居三四息程脫有不虞之變決難聚集臣之妄意海邊閑曠之地擇其可合藏船處團聚募軍常時則登陸耕耘有事則乘船下海此乃古人且耕且守之意也議者以為無根着募軍一時勒令移居則必皆逃散云臣亦未知其保無此患令備邊司商量措揮而戰

船所授募軍等則田結之後一切蠲減事令該曹着實舉行宜當臣受任於舟師解弛之後凡所條列必是已陳之芻狗而國家近來專力於西北不甚致意於南方今所建請必不見施而目擊邊上踈虞之形不敢終默不避煩瀆敢此馳啓極為惶恐

咸鏡監司時書狀

已未

本道艱虞之狀臣在京時亦已聞之詳矣到此身親見之事勢之急浮於所聞臣夙夜憂悶固知依濟目今燃眉之急莫如糧餉而本道各官見貯無幾以永興一邑言之則會付之米幾至五千七百餘石而給糴未捧



者四千餘石已捧之數不滿千石大邑如此其餘小邑亦可類推蓋緣近年凶荒太甚民多逋負守令貪婪恣行偷竊耗欠過半只存虛簿本道之穀雖不遺升勺而計之其數不敷况名存實無至於如此倉庫之虛竭槩可見矣至於移轉之事則嶺南嶺東前後所運米太通共三千九百三十餘石而灌注沅運於六鎮三甲矣頃見南兵使玄楫所報南道留防之軍二千一百三十三名內出身武學則奴馬料并給故一朔支放之數米則九百三十七石十斗太則八十八石六斗以此嶺南之米只餘一千五百餘石三月以後繼放無策極為悶迫

云北道軍糧時在之數問于李守一處時無報來文書而北道分防之軍比南道尤多糧缺之患不問可知設令南北各官見存之穀盡運軍前不足為五千軍兵數三月之糧况失稔飢饉之民流亡殆盡十室九空子遺僅存之人所食者只糠粃草實而已仰哺官穀若赤子之望孔安忍閉絕糶糶坐視其顛連而不救哉此少之穀不得已分給還上則尤無所餘今之所懸望者只是嶺南之米而千里風濤一葉小舸僅載北斛之米此何異於精衛之鳥噉石填河哉萬一漕運不繼軍餉之絕五千之軍一時潰散則臣於此時雖萬被誅戮何益國



事狀倣令移轉他道之穀舳舻相銜不過隨運隨放使  
軍人僅能連命而已本處留貯之糧則一搯缺之脫有  
臨急守城之事則將何以餉士卒乎臣日夜焦思不知  
所以為計繼餉貯糧之策請令 廟堂別樣講究一邊  
下諭督運使督運 御史等官急漕轉不絕糧道先  
將應運米數開錄送于臣處容令臣預知而措處宜當

咸鏡監司時書狀

臣巡歷列邑邊上軍民之疾苦糧餉之乏絕城地器械  
之虛踈種之弊端不可毛舉其中撮其大段不可不變  
通者條列于後請令 廟堂各別商量處置

一六鎮鍾會穩慶四鎮判官 祖宗朝設立本意臣未

能詳知而平時則胡人宴享判官主掌故不可無判  
官矣今則藩胡盡撤宴享等事廢而不舉而判官仍  
舊設立六鎮列邑物力凋殘人物鮮少不及於內地  
一小縣而府使判官各立衙門貌樣凡係日用之物  
巧作色目并責於民予遺軍民被侵於一負猶不堪  
其苦况兩官之誅求剝削何以堪之哉四鎮之民逃  
移於他境者職由於此若以禦敵言之則府使既以  
武官為之而判官則手下無所率之軍不過無軍一  
判官有何輕重指益於禦敵哉邊上大小物情皆以



為革罷判官宜當北兵使李守一亦言其可革  
一鏡城北青判官自前例以有名望文官差送者其意  
有在鏡城之人言及金尚憲吳允謙之清慎至今以  
為美談追思李潤兩南以後之善治豈不不忘孟兩  
邑以兵使 留營之地武士所聚武官為判官則兵使  
編裨之人皆以儕流其所需索侵凌固有紀控一號  
令一施措不得自由以此官庫日就空虛民生日漸  
流散不可收拾道內物情皆以為兩府判官以有名  
望文官擇送則民生可以蘇息云  
一南北道不緊鎮堡太多而軍卒不足蓋平時則採參

胡人及零賊竊發故處 設堡機察瞭望矣今則藩  
胡盡撤事勢異前所可憂者大勢搶掠而絕無零賊  
往來之患小 殘堡之將只率七八名軍人入處如  
斗孤城兩鎮堡相距或至四五十里或至六七十里  
落 如晨星倘遇大賊何以自守哉元來數少之軍  
分於各鎮堡以此三鎮之兵削弱古人所謂無所  
不備則無所不弱者此之謂也如富寧之梁永鐘城  
之細川慶源之安原慶興之阿吾地甲山之鎮東等  
堡皆可革也此外可革之處甚多問于南北兵使革  
罷宜當



一甲山城役完畢之期尚遠他道軍兵勞筋苦骨晝夜  
立後于今八九朔矣飢饉疾疫死亡者不可勝數曾  
將速為完畢漸次修築之意累次狀 啓亦為移文  
兵使而當事之臣唯以辦事為務不恤民命督役不  
已小無休息目今餘存之軍舉皆癯羸疲病勢將盡  
殞臣聞築城以保民不聞殺人以築城也中途而止  
則無以禦敵一意董役則民命多傷前項甲山築城  
一事令 廟堂各別商量指揮為當

一本道之人不幸生於遐荒絕域雖有可用之才而虛  
老一生極為可惜咸興居前萬戶朱大經韓逸有武

才有計慮久為監營將官多有操鍊之效前權管李  
攀字出身李舜壽亦有計慮且有辦事之才北青居  
前萬戶全天道有武才有心計前日惡虎興行食人  
為糧前項天道捕捉除害千松李壽麟壬辰年間多  
有戰功且以東伍將官盡心操鍊鏡城居前權管崔  
伏龍有武才曾為梁永權管撫恤軍卒至今梁永之  
民追思不已立碑道左所見可貴前權管李合壽多  
有戰功且有勇力會寧居前權管李承星多有軍功  
且有才略諳熟虜情胡地山川險夷無不慣知真可  
用之人也慶源出身鄭胤誠武藝絕人材命中有心



計此人等本道邊將有關處調用則非但聳動人心亦無掩才虛老之歎令該管收錄為當

一道內守令邊將清慎恤民者絕無而僅有貪婪剝害者涸涸皆是誅之則不可勝誅今後中飭兩銓各別擇差為當

一北道之人素善馳騁皆有武才他道軍兵十人不如一北道之人而所患者無戰馬無軍裝軍人等請依李時發張晚時例提出場馬試才受賞事號訴不已本道牧場之馬虛老可惜量數提出試才賞給聳動軍情宜當

一百弊之中最為悶迫者軍糧一事也前日累度狀啓而未有 朝廷的確分付民力竭於飛輓而軍中無宿飽之卒倉穀盡於軍糧而飢民無賑救之粟本道之事極為悶迫他道客軍限何時添防所饋軍餉從何處辦出乎今年則拮据補撥僅僅支過今年以後計無所出調兵結餉之策自 朝廷明白指揮為當

### 咸鏡監司時書狀

人之恒言曰奴賊長於野戰短於攻城而近觀伊賊攻陷堅城無異摧枯拉朽會寧通事崔震隨梁諫出京詳



問賊中情形則說稱奴賊措備攻城器械極其精利如雲梯等物無不備具云是攻城野戰既無之矣以我國兵力野戰既不敢望而嬰城固守亦不可必思之至此心膽欲墜此賊雖曰專力遼薊然恒留一枝兵於沙車耳尋虜攻勦諸種之不服從者云若移此兵侵犯六鎮則本道人心有望風瓦解之形其何以抵敵乎道內鏡城北青威興三處為監兵使老營而鏡城北青則城子高堅威興城地則周回極其濶遠張晚為監司時既已進築而猶且濶大如非五六萬衆決難守禦且所築之石皆是小石不為堅固此城殊非萬全必守之堅城極

為悶慮城守之事專責中軍而臣所帶軍官金昫頗有膽略故營中軍差定矣自四月望後得病甚重日漸沉痾命在朝夕當此待變之時營中無中軍極為可慮前府使崔震立曾為嶺南召募將已著廩名及為慶源府使亦有遺愛請以此人中軍差下令該曹因晝夜催促下送

咸鏡監司時書狀

三甲鎮堡獨守壘八處臣與南兵使金遵階相議叅以備邊司前後指揮辭緣定奪分付使之守禦矣一道之中三甲孤危三甲之中加乙波知尤甚無形百爾等度



計無所出蓋本鎮在於兩江之中窮荒絕漠四顧無籍  
欲為獨守則城池不固土兵鮮小欲令他堡疊入則羅  
暖仁遮外小農自作仇非等堡本以至殘之堡不能為  
有無且遠在數息之外或在三四息程途預為疊入則  
本堡之民失其生業勢不能堪臨時疊入則本鎮在於  
賊路初程萬一凌起倉卒本鎮先已被圍則他堡軍民  
雖欲走入不可及也欲令南道助防將領率他道添防  
軍預為入守則城中無見存之糧漕運之穀在於北青  
陽化倉自加乙波知至陽化倉六七日程途而中間大  
嶺連天鳥途橫空冬月則冰雪塞路人馬不通運餉之

難若梯天然其何以留駐衆兵乎如欲撤罷本鎮疊入  
於三水則本鎮在賊門庭胡人進告者往來不絕一朝  
撤罷則非但示弱尺寸之地不可退守也獨守之難既  
如此疊入之弊又如此臣日夜思惟不知所處極為悶  
慮前項加乙波知處置事請令 廟堂叅商指揮

咸鏡監司時書狀

臣近日續承 下諭乃申飭防備添兵運糧等事也臣  
嚴飭列鎮另加隄備外臣竊念本道防備無形之狀不  
以實 聞有若已辦已能者然則他日債事之後身雖  
萬死何益國事哉自古禦敵制勝當以兵食為主無兵



無食而能禦敵者未之有也本道南北道運次應入之軍不滿數千他道添防之軍今方八來交替者二千五百名去二千五百之軍雖團聚一處合力防戍尚難備禦方張之賊况南自三水加乙波知北至西水羅造山首尾千里之間除小小殘堡外賊路要害可守鎮邑無慮數十餘處也以二千五百之軍分送於數十餘處則一處所送之軍或至數百餘名或至七八十名矣以此零星之軍其何以遮截鉄騎之長驅乎以言其糧餉則今年八月以後嶺南運入之穀通共五千五百餘石而自八月為始已為支放時方留防軍三千餘名一朔所

食之料一千二百餘名矣前項五千石之米不久將盡近因風高嶺南之穀更無運入之勢前頭絀餉之策極為悶迫臣雖拮据湊合不過支過數月此後計無所出朝廷量此危迫事勢添兵緇餉之策十分講究以救燃眉之急前已 啓請本道設科取人添防事速令處置前日有 旨付質穀木三十四同亦令各該司催促下送趁此秋成質穀宜當

咸鏡監司時書狀

一自西師敗衄之後 朝廷與體臣之意皆以西方為急而北道為緩矣以今日事勢觀之則北道危於西方



何以言之西方密邇上國而能徑略軍聲大振賊欲侵  
犯江邊一帶而恐 天兵之讖其後也北道則地形窮  
僻勢甚孤絕無虻蟻子之援距 中朝地方極其遼  
遠聲勢不相接若以一枝兵犯搶六鎮則以今日之人  
心兵力何以抵當乎伊賊雖無長驅深入之意若雄據  
一二邊城以為劫和之計則軍民怵於累勝之免煇有  
望風瓦解之勢思之至此誠可寒心近觀胡人進告皆  
以為不送差官則必將動兵至鏡城攻陷云胡人恐勝  
之說雖不足取信而前聞姜弘立狀 啓別錄內北道  
藩胡日加多為奴酋所親信者謂通事曰忽溫攻潼關

之後朝鮮始與之和優給祿俸今之和事非我動兵必  
不成矣云々斯言極為叵測近日會寧胡人阿羅未進  
告內奴酋言朝鮮雖欲入送差官與 天朝密道故必  
為趨趨自會寧府進告探聽云々當初差官一事全不  
舉論於本道矣今乃發端言之不已必是遷就於北道  
仍為侵軼作耗之計也臣竊聞走回人黃德諛等供招  
非但胡中大小之人無不仰望和事之成至於我國俘  
擄之人亦欲速成和事云々其中深知北道虛實者若教  
啖奴酋暫移許叱界所留之兵直擣六鎮賀之以和好  
則邊城外破士女內震 國家之事豈不殆哉臣之此



言出於私憂過慮而然亦不可謂無是理也本道赴防之軍皆是疲癯殘疾頓無縛鷄之力嶺南添防軍其在鄉井無非健兒而一八北道飽經寒餓容貌瘦黑無氣無膽如經大病之人其身之不自持况射御哉加以額數不多派分於許多防所落之如晨星以如許軍兵何能遮截方張之賊乎言念至此煎悶因極伏願 朝廷一視西北無謂西急而北緩添兵繼餉等事另議處置善手京砲手一哨佛狼機數十餘位急之下送而差官一事更為未說則何以答之乎預為講究指揮臣伏見邸報今番各道舉人咸聚京師覆試事定棄矣今此

武科虛偽之事甚多覆試之舉固不可已但本道舉子中六鎮士兵則一人可敵客軍十人而幾盡六格餘存者絕無而僅有今若盡為上送則六鎮空虛奴賊能知我國之事無微不聞乘虛乘犯委屬可懼而 廷議以合水時為防緊解水時為防歇此不然豈滿江流甚淺不及馬腹常時往來胡人徒涉無難北邊防備無論合水解水其憂一也而二三四月之間尤為可慮前項六鎮舉人上京事自 朝廷別擇處置宜當

咸鏡監司時書狀

庚申八月

臣伏見邸報本道居生負任輒等以臣保留事呈疏政



院矣臣雖未知其疏之捧入與否而看來不覺顏面發赤也近來守令以事見罷者邑民輒納米請留至於殿最遠罷之人亦有希覲之心此誠今日之弊習臣常痛心豈料今者同歸於一轍也守令且猶不可况主一道風憲者安有納米仍任之理乎方面之臣去留進退事體與守令不同而么麼鄙民乃以納米願留為言甚為輕賤道主極矣首倡之人不可不治罪而緣臣駕劣不能檢束部民有此無前可駭之事惶恐待罪



